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九

集部

臨川文集卷四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劄子

擬上殿劄子

上五事劄子

議入廟劄子

言尊號劄子

論罷春燕劄子

論館職劄子二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擬上殿劄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臣竊見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慙慙然常

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
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
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
人不被其澤者為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
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
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
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
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

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
而其為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
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
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
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
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
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
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

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
才固嘗簡在陛下之聰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
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修
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
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徃徃而
絕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
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
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

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譎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為而可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

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為論焉因取其宜於時者施
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
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
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
而不為者特患不能爾而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
能為則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
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人主
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屢

倖諂諛姦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既衆則陛下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

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為之法臣恐
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汙濫而於天下國家
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
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
駑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
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為書具為法

立而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
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
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
戎羗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為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
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
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
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
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

而成之則為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
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
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
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
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
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
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

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
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
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
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
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
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
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
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

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為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相稱今既奉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祖

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
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為相稱必欲盡除
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為法則今陛下尚在諒陰之中
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為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
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為今之禮不
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為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
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聖聽也臣
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進止

言尊號劄子

庚戌六月七日

臣伏以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陳請徒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為在已遽膺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為忠陛下以撝謙為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即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論館職劄子二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

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
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
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
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
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
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
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

奏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

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

主意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
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
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
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
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
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
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
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

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

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
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願如
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
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
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
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
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
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

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為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為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

後陛下推擇名置以為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為合於

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為三館祇候親考試其材
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
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
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
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
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即位已來以在
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

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
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
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
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
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
惓惓之義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

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
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
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
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
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政廢強
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
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

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
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
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
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
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
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
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強敵而終不忍加兵刑
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

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

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
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
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
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
擾寧屈己棄財於強敵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
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
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

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

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
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
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
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
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
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
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
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

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
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
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
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
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
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
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
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

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
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
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
憂勤而國不强賴非敵人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
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
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
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
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

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
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臨川文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三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四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

乞朝陵劄子

乞免修實錄劄子

乞改科條制劄子

廟議劄子

議服劄子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議郊祀壇制劄子

議郊廟太牢劄子

議皇地祇神州地祇燎燔劄子

進鄴侯遺事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
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
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
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
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
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
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推
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為詳悉臣等

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為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

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畧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即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費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禾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

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臯取進止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

臣伏奉今月二十九日中書降到勅語諸州知州知軍知縣縣令內有清白不擾而政迹尤異實惠及民有如係三周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到任已及一年已上其知州軍許本路安撫轉運使副

判官提點刑獄知縣縣令即更與本處知州軍通判並連署同舉保舉再任仍須於奏狀內將本官到任以來政迹可紀實狀一一條列奏委中書門下更加察訪如不是妄舉即進呈取旨當議量所述政迹及合入資序推恩許令再任令臣撰勅辭者臣竊以謂朝廷欲使守令之宜民者久於其官誠亦方今政務之先急然勅意有於方今事變尚未合者今審官除知州軍皆待一年八月闕知縣縣令亦大抵待闕一年以上今若使係三

年及三十月替者須候成資方得舉留再任比及朝廷報許即其人係三十月替者已及替期係三年替者亦已去替期不遠待闕之人亦已赴任雖未赴任亦多已待闕一年方復使之還就審官別求差遣即於人情有所未安兼朝廷欲使守令久於其官為其自知勢可以久則果於有為而又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則必候成資然後許之再任孰若一年以上即皆許之舉留如此則已除待闕之人免往返之勞弊而被留之守令又

早自知其當久而於興利除害敢有所為所有勅詞臣
雖已具草如以臣議為允只乞於所降勅語內除去如
係三周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
二十二字取進止

乞朝陵劄子

臣當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遷坐之時方以遭喪疾病在
外今蒙召還復備從官伏見朝廷將命官朝拜諸陵臣
欲備使冀得少紓螻蟻區區感慕之情伏望聖慈特賜

矜許取進止

乞免修實錄劄子

臣准閣門報勅差臣與吳充同修英宗皇帝實錄竊緣臣於吳充為正親家慮有共事之嫌今來實錄院止闕呂公著一人臣於討論綴緝不如吳充精密若止差吳充一人以代公著自足辦事伏望聖恩詳酌指揮所有勅牒臣未敢受取進止

乞改科條制劄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土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

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
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
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
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
以誘進諸科嚮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勅命施行

廟議劄子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
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

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
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
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
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
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
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
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
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

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
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服劄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為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
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
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暮年及總麻緣是以為
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
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

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
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
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
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
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
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為差非得與時變易故
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
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

臣於所欲定則為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已見決千
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
臣得與反復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臣等間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
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
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
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

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為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為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

蒼璧亦圓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為圓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為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地示為方壇壇之外為坎庶協古制

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

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禘祠烝嘗每廟一太牢大
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
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之祔祭用太牢吉祭則
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
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
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犢國朝開
寶初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用犢一郊壇用犢三又
詔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犢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

嘉祐中仁宗親禘即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
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
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
禮曰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廟享
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
犢及禘享盛祭有司攝事而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
祠并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一貼黃
竊恐朝廷以牛數多或乞時饗且仍舊制右奉聖旨唯

親祠并祫享每室用太牢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燎燔劄子

伏惟北郊所祭皇地示并神州地示祗合坎瘞自來卻如祭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覩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飾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為瘞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

先儒所祭地亦即無樵燎之文伏觀國朝祀儀所載祀
辭亦曰瘞儀却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於神
欲乞不候議定諸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瘞埋之
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祇之異上副陛
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奏聞候勅旨狀前批送太
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燔柴登煙祭皇地祇埋
瘞蓋燔柴則升煙於上瘞埋則達氣於下求神必以其
類故也王涇唐郊祀錄凡祭祀地祇則為瘞塹於神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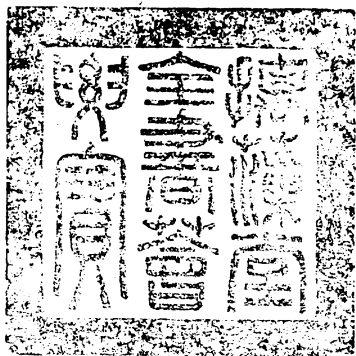
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亦神州地亦皆為燎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內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亦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亦神州地亦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並瘞於塙更不設燎所有皇地亦神州地亦燎壇並乞除去

進鄴侯遺事劄子

臣前日伏奉聖旨許進鄴侯遺事今繕錄已具然無別本參校恐不能無脫誤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為法尚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勦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顧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謹隨劄子上進



臨川文集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 李士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四十五

三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一

集部

臨川文集卷四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劄子

辭男雱說書劄子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道

進字說劄子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論改詩義劄子



荅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改撰詩義序劄子

乞以所居園屋為寺劄子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謝宣醫劄子

辭男雱說書劄子

臣今日伏承聖旨除男雱太子中允宗政殿說書臣雖已奏論非宜尚未蒙恩開允事有關於國體宣敢冒昧

不言臣竊觀陛下即位已來慎惜名器一介之任必欲
因能講藝之臣尤為遴選如雱學問荒淺加以未更事
任試之筦庫尚懼不勝論經之地實非所據陛下必欲
誤加獎擢實恐上累知人任使之明伏乞聖慈察臣懇
款追還成命以合衆論之公取進止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

臣伏承聖恩以修撰經義罷局除臣男雱龍圖閣直學
士臣雖已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雱誤蒙陛下知獎

特以粗知承學比奉聖旨撰進經義尚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喻令臣更勿辭免臣亦以謂聖恩錄進書微効遂不敢辭自爾以來雱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雱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褒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為有累伏望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非

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所譏議

二

臣伏奉詔書以臣乞免臣男雱恩命未賜允俞臣之懇款已備前陳螻蟻微誠未能昭徹然國家之賞典務在報功施之非宜實累國體非特在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伏惟大明無所不燭察臣非敢妄干聖聽早賜追寢誤恩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臣男雱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懇誠已具前奏聖恩深厚未即矜從在臣區區實不寧處如臣叨昧尚所難勝況又賤息何名享此賞而無勸累國實多伏望聖慈察臣父子皆荷陛下全度之至恩所以上報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而已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進字說劄子

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

因自竭得見崖略若矇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
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
月而桑榆憊眊久不見功甘師顏至奉被訓勅許錄臣
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熒爝
所敢銜冒承命遑迫置慙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間千
百有一儻符神愒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千汙宸宸臣無
任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元豐三年八月
二十八日奉聖

旨宜令國子監依

所奏照會改正

臣頃奉勅提舉修撰經義而臣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
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啓訓天下後世之意上
孤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
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間考正誤失謹錄如右伏望清燕
之閒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革即乞付外施行臣
干冒天威無任云云取進止

尚書義

皋陶謨按見其惡當作按其見惡

益稷故懋使之化當作則懋使之化

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犧犧當作牲牲完而無傷故謂之牲牲當作犧

洪範有器也然後有法此書所以謂之範者以五行為宗故也五行猶未離于形而器出焉者也擴而大謂之弘積而大謂之丕合而大謂之洪此書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也已上七十一字今欲刪去

又云陶復陶穴尚矣後世易之棟宇而其官猶曰司空
因其故不忘始也已上二十六字今亦欲刪去

周官唐虞稽古字上漏曰字

周禮義

小宰其財用上其字當作共

大府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
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黨正歲屬其民者四四當作五

誦訓以詔王觀事當去王字

典瑞手足腹背手當作首

冢人山林之尸則以山虞已上八字今欲刪去

御僕掌萬民之復復當作逆

大馭有軌也軌當作軌

大行人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已上十四字今欲刪去

詩義

北風北以言其威雨雪以言其虐涼者氣也喑者聲也
雩蓋言聚霏蓋言散氣之所被者近聲之所加者遠聚
則一方而已散則無所不加此言其為威虐後甚於前
也已上六十三字今欲刪去改云北風之寒也而以為
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為喑此以言其為威雨雪之散也
而以為雩雨雪之集也而以為霏此以言其為虐

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者服之盛也服之盛字
下今欲添質宜之三字又云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

縐締是泄袷也者亦服之盛也亦服之盛字上欲減亦
字服之盛字下欲添文宜之三字

定之方中說于桑田者者當作則

干旄州里之士所建今欲改為鄉黨之官所建

有女同車公子五爭爭當作爭

駟鐵駟馬既閑駟當作四

墓門食椹而甘椹當作甚

七月去其女桑而猗之然後柔桑可得而求也已上十

六字今欲刪去改云承其女桑而猗之然後遠揚可得而伐也

又蠶月者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下添云蠶女事也故稱月焉

又云猗薪之也言猗女桑則遠揚可知矣言伐遠揚則女桑可知矣皆伐而猗之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車攻言其連絡布散衆多若奕棋然已上十二字今欲刪去

小旻發言盈廷廷當作庭

桑扈受福不邦邦當作那

生民麻麥蒙蒙麥當作麥

公劉篤之字从竹从馬馬行地無疆以竹策之則力行而有所至篤之為言力行而有所至也已上三十四字今欲刪去

卷阿藹藹然盛多然當作其又云故次以既醉太平也多太平二字今合刪去

召旻昏非所以為哲字上漏明字今合添

時邁政之所加孰敢不動懼今欲改云政之所加孰敢
不震動疊息

那磬管將將管當作莞

二

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尚有七月詩剥棗者剥其
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十三字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亦
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論改詩義劄子

臣子雋奉聖旨撰進經義臣以當備聖覽故一二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己見為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所改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材而職業其事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默所有經置局改定諸篇謹依聖旨具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處并略具所以刪復之意如合聖旨即乞封降檢討呂

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頒行小有刪改即依聖旨指揮
取進止

荅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九月十一日

臣伏奉手詔依違之臯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既推恩
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說有甚
乖誤者責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取進止

改撰詩義序劄子

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

去臣雖嘗敷奏以為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
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皇帝陛下盛德至善
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
也誠以言之不足為懼不以近於媚諛為嫌而上聖所
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
伐之心所解撰到詩義并前進書周禮義序謹隨劄子
投進昧冒天明臣無任

乞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并乞賜額劄子

臣幸遭興運起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哀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臣父子遭值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養親雱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

及蒙恩賜雩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
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麩一萬七千七百七
十二領小麥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
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省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
課為臣父母及雩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
常住令永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取進
止

謝宣醫劄子

食浮挺災自取危疾敢籲天聽上煩愍惻不圖聞徹特
冒慈憐亟遣內臣挾醫馳降臣背瘡餘毒即得仇鼎敷
貼平完尚以風氣冒悶言語蹇澁又賴杜士診療尋皆
痊愈臣迫於哀暮自分捐沒聖時朽骿更生實叨殊賜
戴天荷地感涕難言臣瞻望闕庭不任屏營汎瀾激切
之至

臨川文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二

集部

臨川文集卷四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六道

謝手詔慰撫劄子

謝手詔訓諭劄子

荅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荅手詔令就職劄子

荅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辭僕射劄子三道

乞宮觀劄子五道

求退劄子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四道

宣諭蘇子元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

臣以羈旅之孤蒙恩收錄待臯東府於今四年方陛下

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小大紛然臣實任其臯戾非賴至
明辨察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
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懇款未
蒙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
勵精衆治事事皆欲盡理之時乃以昏疲久尸宰事雖
聖恩善貸而臯釁日滋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陛下
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
乞也伏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

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敢言與其廢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臯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為無意也臣備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呵實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二

臣某螻蟻微誠屢煩天聽每蒙訓荅未賜矜從惶怖征

營不知所措臣今日奏對近於日旰不敢久留以勤聖體所以依違遂退即非敢食其言以道事君誠為臣之素守苟可勉強而免違忤之辜臣亦何敢必其初心實以疾病浸加恐隳陛下所付職事上累陛下知人之哲下違臣不能則止之義此所以彷徨迫切而不能自止也且臣所乞特冀暫均勞逸非敢遂即田里之安竊謂聖恩不難賜許謹具劄子陳乞伏望聖慈特垂開允

三

臣今日得望陛下清光伏蒙敷喻獎激可謂備厚矣臣雖愚戇豈敢忘陛下至恩盛德然臣之懇款亦已具陳實望陛下照察哀憐使臣得休養其疲昏以免曠職之負而不累陛下知人之明也臣干忤天威無任惶怖之至

四

臣今日伏蒙陛下令呂惠卿宣道聖旨又令馮宗道隨賜手詔趣令復位眷顧之厚非臣殺身所能上報然臣

不才無補時事肝鬲懇懇已具面陳君臣之義實均父子苟尚可以龜勉豈敢輕為去就誠以義不獲已須至昧冒天威陛下至仁常恐一物失所況臣特蒙獎擢久備驅策夙夜之勞簡在聖心豈容不思所以全安之而令終於顛躓也伏望哀憐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早賜處分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進止

五

臣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封還所上表不允所乞臣

誠惶誠感不知所措竊念臣蒙陛下恩德至深至厚方
陛下旰食焦思之時豈宜自求安佚實以疾疢所嬰曠
廢職事若不早避賢路必且仰誤任使猥猥所懇具如
前奏伏惟陛下天地父母曲賜矜憐察臣干祈出於甚
不得已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謹再具劄子陳乞臣無
任惶怖艱迫祈恩之至

六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略已

昧冒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叙仰冀哀憐伏念臣
孤遠疵賤衆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
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喻
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彊禦之為可畏
也然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區區夙
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
疑並興衆怨總至臯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
疢使其意氣昏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臾

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地
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志則或宜
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顧哀猶欲彊以重
任使臣黽勉尚能有補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
顧念終無來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
也陛下明並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
則知臣之惓惓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候
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任昧死干祈激切

之至

謝手詔慰撫劄子

臣昨日伏奉手詔所以慰撫備厚非臣疵賤之所宜蒙
伏讀不任感激屏營之至今日呂惠卿至臣第具宣聖
旨臣雖糜軀隕首豈能上酬獎遇臣自江南召還獲侍
清光竊觀天錫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興堯舜之治故
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誹
欲以奉承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及期年未能有所

施為而內外交構合為沮議專欲誣民以惑聖聽流俗
波蕩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
以勝而久妨衆邪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
日以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疾疾輒求自放陛下
不以臣狂獫賜之臯戾而屈至尊之意反復誨諭臣豈
敢尚有固志以煩督責只候開假即入謝區區所懷冀
得面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奏
知

謝手詔訓諭劄子

臣以不才久曠高位昧冒求解屢煩聖聽曲蒙矜允實
荷至恩繼奉手詔俯垂訓諭非臣隕首所能報稱伏惟
陛下躬堯舜盛德舉千載一隆之政以福休斯民萬邦
黎獻所願致死況臣疎遠疵賤首蒙察舉陛下任之至
重而眷之至優一旦違離誠非獲已苟異時陛下未賜
棄絕而臣犬馬之力尚足以效則宜宜背負恩德長自
絕於聖時哉臣瞻天荷聖無任激切之至

荅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臣今日具表乞罷政事方屏營俟命而呂惠卿至臣第傳聖旨趣臣視事續又奉手詔還臣所奏喻以天下之事盡力固可成就以卿所學不宜中輟俛聽伏讀不勝螻蟻區區感慨惻怛之至臣蒙拔擢備數大臣陛下所以視遇不為不厚矣豈敢輕為去就誠以陛下初訪臣以事君即以變風俗立法度為先今待臯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風俗未能一有所變朝廷內外詖行邪

說乃更多於鄉時此臣不能啓迪聖心以信所言之明
効也雖無疾疾尚當自効以避賢路況又昏眩難以看
讀文字即於職事當有廢失雖貪陛下仁聖卓然之資
冀憑日月末光粗有所成而自計如此豈容偷假名位
坐棄時日以負所學上孤陛下責任之意伏望陛下哀
憐矜察許臣所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為流俗小人
所毀臣不勝祈天俟聖激切之至取進止

荅手詔令就職劄子

臣累奏乞解機務歸田里伏奉手詔令臣無復有請祇服聖訓便宜就職然臣所以致身許國正欲行事君之義而已若致身於辱殆之地以累陛下知人之明而令天下後世譏議及國則非臣所學事君之義也昔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宣王有任賢使能中興之功臣既不自知又昧於知人信已妄行以至今日免於大戮實陛下天地父母之賜也若猶冒恩不即自弛終恐傷陛下保全臣子之仁是以不敢伏望陛下哀臣懇至

特賜矜許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進止

荅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臣伏奉手詔欲留臣京師以為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精力衰耗而咎釁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聖恩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間地

似為可處陛下付託既已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
治臣義難以更留京師以速官謗若陛下付臣便郡臣
不敢不勉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即臣已嘗面奏所不敢
辭伏望聖心特賜矜察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征營之至
伏取進止

辭僕射劄子

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宣喻

稠疊未垂聽允伏念臣特蒙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
經術叨塵非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
禮格之公論孰以為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望陛下
俯昭惻愍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保危拙謹具劄子陳
免以聞

二

臣近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區
區所陳備出肝膈重煩睿訓以懼以慙伏念臣蒙恩自

外召還復得與聞政事智衰耄及筋力弗支仰惟駿德之日躋深懼薄材之難副雖未敢以妨賢自弛顧豈宜以非分妄遷賞浮於勞實累國體豈惟私義所不敢安伏望聖慈深以保全臣子為念早賜追還成命以允中外論議之公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睿訓丁寧豈宜逋慢顧惟懇款實有可矜干忤天威良

非獲已伏念臣出於孤遠遭值聖時弱力而重任薄功
而厚享夙興夜寐深懼顛隳豈敢非分更叨殊獎且方
陛下發明經術啓迪人材而臣偶以乏人遂當器使遺
經殘缺既不易知聖學高明又難仰副雖已強顏應詔
實恐難以頒行豈意天度包荒藏疾褒崇獎勵在所難
勝隆儒尚學誠陛下盛德量能知分亦臣之私義伏望
聖慈俯照誠悃以其終難昧冒早賜追寢誤恩謹三具
劄子陳免以聞

乞宮觀劄子

臣某頃被召還復汙宰司行以亢滿易隳事以哀疾多廢幸蒙恩釋重寄尚兼將相之官自惟憂傷病疚之餘復當辭劇就閒之日過叨榮祿非分所宜黽勉方州亦將不逮故因賜對輒預奏陳俟到江寧須至上煩聖慮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於江寧養疾過蒙眷獎喻以母然非臣糜殞所能仰稱而臣自離闕庭所苦日侵目眩頭昏背寒膈壅加之喘逆稍勞輒劇若非蒙恩許

免藩任且令休養即恐瘳復無期輒敢昧冒天威具陳
前日悃悞伏望陛下特垂睿聽俯亮愚誠早賜矜從使
得寧濟即異時稍堪驅策誓復罄竭疲駑臣無任

二

臣某近輸悃悞仰丐恩憐干忤天威方懷憂畏伏蒙聖
慈特遣使人賚賜訓勅諭以至意撫存顧念逮及存沒
負荷恩德無以勝任瞻望闕庭唯知感涕然臣之懇懇
實有可言伏念臣抱疾以來衰疲浸劇若龜勉從事必

不能上副憂勤而應接之勞適足以自妨休養又地間
祿厚非分所宜聖心雖示優容臣終難於叨味伏望陛
下俯垂燭察早賜矜從他日苟獲夷瘳餘年敢辭驅策
臣無任

三

臣某比因馮宗道還闕已具輸區區螻蟻之情繼蒙撫
存曲賜訓諭臣誠惶誠感已具表稱謝以聞竊惟天慈
終始眷憐故欲賦以厚祿示以優禮不然一州之守豈

憂付屬之人臣憂患餘生加之疾病喘焉朝夕難冀久
存陛下所以愛臣何啻天地父母令臣多尸廩賜重貽
亢滿之殃豈若賜以安閒使有寧瘳之福伏望深垂簡
照早賜矜從他日旅力復可驅馳敢不致死以圖報臣
無任

四

臣某備位七年初無分毫績効以病自列獲解繁機而
誤恩曲加寵祿并過豈臣庸朽所可堪任況自涉春以

來衆病並作氣滿力憊殆不可支其勢如此以尸厚祿則有食浮之憂以任州事則有官曠之責計臣之分無一可為故願乞其不肖之身体養歲月而壘書繼至訓勅加嚴雖陛下示眷獎之意始終不逾而臣竊自度量終難黽勉以稱萬一徬徨跼蹐不知所言輒復干冒天威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陛下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若獲寧瘳顧雖晚節末路尚知補報惟所驅策豈敢辭免除已具表謹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五

臣某近四上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所乞仍斷來章螻蟻之微頻煩寵諭臣之懇誠已具累表愚衷激切終冀矜從伏念臣荷國厚恩未報萬一若非疾苦不能任事豈敢數違訓勅以自取逋慢之誅但以病勢日增雖外視形色若無甚苦而神耗於中力憊於外一有動作即不可支思慮恍然事多遺忘以此居官豈能塞責且一方之任非獨簿書獄

訟在所省察至於儆戒盜賊輯安兵民責在守臣事實至重豈精神衰耗體力疲憊之人所可堪任伏望陛下加惠留聽察其所請出於誠然早賜開允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陛下任使之際無曠官廢事之悔臣愚不勝至願謹復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求退劄子

臣伏奉手詔令臣二十三日入見臣明日當入見然臣之懇款具如前奏所陳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實望聖慈

必賜矜從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

臣某衰疾疲曳難於自力干恩天聽至於三四遭慢訓
獎臯當誅殛伏奉勅命就除觀使俯從燕安之願欲猶
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感激涕泗無言以
諭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選近世勲賢未有若
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名敢此叨昧且臣
蒙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當以粗知分義為異庸人

今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豈不自隳素守而仰累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住冀蒙瘳復終誓糜捐所有勅命臣未敢祇受除已具表謹復具陳乞以聞干忤天威臣無任

二

臣某伏奉詔書不允所乞祇荷聖訓丁寧備至非臣庸朽所可堪稱伏自惟念臣以疾病不勝從事之勞而欲自休養退歸田里乃分之宜尚恃眷憐私竊自恕而求

以本官食宮觀之祿於外於臣之義媿負已多而陛下
乃欲使之兼將相之重而處於此雖仰戴恩德為至厚
矣而臣歷選前代近至本朝所以寵待勲舊之臣無有
斯比況臣久尸重任績効不昭豈可度越前人有此叨
據是且上虧陛下名器不以假人之道下傷愚臣知止
之義伏望特垂睿聽早賜允從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
自安亦於天下公論為協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
以聞臣無任

三

臣某近以懇誠上干天聽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賫賜詔書仍斷來章臣以朴愚久逋明命臯譴之及所不敢辭而陛下加惠寬矜慰喻備至仰荷天地厚恩非臣殞越所能報稱然臣之懇懇亦累具聞分義既所難受臣亦何敢自己竊惟人君之御臣以其任隆而責重故委之高爵厚祿而無媿此上下所以兩得而能治安也今臣既以疲疾退歸閭里尚恃陛下眷存謂其嘗預政事有

夙夜之微勤故敢求以本官食宮觀之祿於外已於理
分為所非宜而陛下乃䟽誤恩使兼將相之重臣愚不
肖病不任事顧於陛下勵精求治之時不能自力以裨
補萬一而坐尸名器如此其厚人臣之出力赴功方任
隆責重而有勲勞者陛下將復何以處之此臣所以不
敢也臣若苟貪仰副訓勅而不知慮此則非獨於臣私
義無以自全亦於國家大體所損非細故復冒昧期於
得請而後已伏望陛下始終念察早賜聽許則非獨臣

為幸臣無任

四

臣某近再以懇誠上千睿聽逋慢明訓方虞譴謫伏蒙
天慈特差臣弟某賚賜詔書不允所乞傳諭德意撫存
備厚仰荷天地至恩捐軀隕首無以上報伏自惟念臣
以衰病無勞之身得請於外雖能為上陳力任一方之
寄以忝將相尚為非分況今蒙恩寬假得就燕閒豈可
坐而尸此以養痾田里之中此臣所以不敢忘止足之

義而自取辱殆也所懷懇激已具累奏雖陛下申加獎
勵恩德有隆而愚臣竊自揣稱終無可以叨昧之理伏
望陛下俯垂閔察早賜開允則非獨臣為幸甚除已具
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間臣無任

宣諭蘇子元劄子

臣適已見蘇子元具宣聖旨然兵事貴速憂在失時恐
子元往不如期郵行之疾亦恐子元道路偶或有故稽
留則無及事臣愚謂宜遞中賜郭逵等劄子更錄付子

元令申喻曲折

臨川文集卷四十四